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金石新編卷三

明 陳曄 編

水利

沙湖隄記

吳寬

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澤藪曰具區浸曰五湖今蘇郡在古揚州境內而具區即太湖也又在今吳縣境內獨所謂五湖者莫考其蹟然水所潴輒數千頃以湖名者不知有幾豈即周禮之五湖邪或曰太湖中分為

五故名夫既曰具區不應複言五湖是必不然凡田之
並湖者既藉灌溉之利而風波衝激田塍輒崩則有浸
淫之苦至於舟楫往來固擅乘載之利然而風波猝興
港渚無避亦有覆溺之憂盖利害之相倚伏如此湖之
在偏隅者不必論若距郡城東二十里曰沙湖凡太倉
崑山嘉定崇明之人之所以必經者其廣袤各數十里橫
絕道上其北多腴田其中多舟楫人以為患者尤甚不
獨此爾旁有盜藪以行劫為業客舟為風波所阻集於

岸下多不能免人益患之昔人欲築隄以捍水者久矣
皆以土石所施無所附麗其功難成遂置之乃弘治丙
辰工部主事姚君文灝奉勅來督水利始白于巡撫右
副都御史朱公謂隄可築公往視之亦曰可築且曰是
宜用卷埽法蓋吾治河決時所已試者也謀既協姚君
乃專任其事先時君從工部侍郎徐公濬常熟江口獲
葦利之占於民者以為公用及是遂賴其濟一時夫卒
盡力材用畢具功垂成而君移疾去矣今郎中傅君潮

來代周行田野水利大興他日行至沙湖歎曰是隄之功其可已乎至是巡撫為左副都御史彭公復勸相之而隄竟以完告其濶為丈三長為丈三百六十隱然如城堅壯可久而水勢汪汪安流成渠人皆稱便惟古土功之興春秋謹之大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則易為功違之則難然又有難易焉者孟子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蓋言因其勢者則易也故世之捍水者未有不因於土之勢然非知乎水之性亦終於壞而已今夫

沙湖為隄既無所因可謂難矣顧其水流悍特殺而抑之其漩洄演漾固無所滯此其所以竟成也彼梁作淮堰成而即壞惟障而塞之不知其性爾水利之不行已久行則有利焉然能去其患則利在其中如是隄然蓋耕者無浸淫之苦則安於田畝行者無覆溺之憂則樂於道路賈者無掠奪之恐則保其貨財利何博於此是役也前守為史侯簡今為曹侯鳳皆經畫其事者若通判陳暉知縣劉珂鄜瑤縣丞陳謙賓盾主簿喻秉則勞

績並著皆可書者於是傳君使來請文刻石予郡人也
喜水患之能去且知君才操與姚君之美無忝於上命
也遂為之記後之人尚謹視之以無隳其功云

常熟縣許浦塘疏濬記

倪岳

四明楊君子器以成化丁未進士來知常熟縣事孳孳
治理事有病民者次第罷去惟是縣治濱海其東北有
許浦塘上接梅李塘會昆承諸湖水以達于海在宋元
時嘗立水軍寨建為鉅鎮我朝更置巡檢司以事防守

歷歲滋久海水衝坍至今浦口已三十六里巡司亦三
易其地浦為潮沙所壅堙塞亦久旱則潮汐弗通澇則
沮洳弗泄民兩病之君軫于中思力濬治以工鉅費穰
未易事事適水部郎中新喻傳君曰會奉命來司水政
首具始末以請謀之而協遂命治農丞趙祥者董其役
民用胥勸役者子來於是濬許浦之壅者濶十二丈深
八尺長四千三百二十丈有奇分占工作稍食稱事為
力易者人三尺為力難者人一尺有奇工畢即釋不計

早暮不踰月告成凡役二萬二千人有奇鑿地之紆者十有二所除兩崖積土以為坦道植柳于兩崖之上俾土不善崩以陰行者得舊石閘於雙墩移置海口俾啓閉以時蓄泄有節旱澇無虞易置巡司于閘上用便巡邏復謂梅李賢居上流水比不通舟行用阻仍以萬二千餘人濬之長六千一百三十丈有奇深濶減許浦十之二始濬許浦繼濬梅李蓋自城東門抵海口七十里
有奇凡為工三萬三千有奇木石工食之費僅二千緡

有奇始工於弘治己未十一月壬申訖工於庚申正月
癸未為費省而成功速有如此哉邑人咸謂是浦之為
民病者幾五十年矣一旦賴賢令尹之力民享其利者
將無窮焉苟非紀載其成著斯績於弗泯抑何以昭示
于後紹斯績於弗替也耶乃相率建亭鑿石置諸闡上
介邑庠生朱紳來請予言以記予惟朝廷張官置吏惟
以為民故閭閻之下呻吟疾苦率於親民者是賴也而
世之銳者樂於速化既無意於為民鈍者安於無為又

無力於為民是以民病日深莫可告語徒為竊嘆而已
若今許浦之役其事可謂重大其費可謂浩穰而其為
民病亦可謂久且深矣先之為政於斯者亦嘗有慨然
一加之意者否乎使非楊君之篤於為民傅君之樂於
從善欲求是浦之底績亦難矣於是而知天下之民病
亦豈易於瘳乎雖然孔子之論從政嘗曰因民之所利
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觀
之斯後尤可信也是亦惟在於為政者何如耳然則楊

君其無忝聖人之徒歟是用具書以告來者

三吳治水頌

楊循吉

大明啓運光造區夏列聖相承莫不則效古王崇重稼穡之事是致黎民勤耕咸飽以嬉亦以臣工弼相之有其人故水土用乂而歲功成焉蓋我國家兼包四海邁唐虞以為域厥今江南數郡雖藐列板圖而高皇帝定鼎金陵實用以為三輔則知當時溝洫之法亦詳也已逮至太宗皇帝而經畫益周時則有夏周二公繼理茲

土克用浚防以增太平之業非無所由然也皇上統御
元元隆繼述之道仁孝恭儉思念農作東南之在聖衷
蓋自籍田以來朝夕罔懈粵弘治紀元之七年給事中
葉君具列水利以聞即用其議申命工部侍郎今尚書
徐公兼都察院副都御史來視修治之役則又詔今刑
部侍郎前巡撫何公同其事而員外郎祝君亦以屬從
任至重也蓋昔神禹治水揚州以震澤為大今三江雖
具輸瀉無所則噉田漫禾民滋病焉公用是以德意諭

郡縣發疏鑿之士十二萬人俾行即工則判澤支為三道而以常導北流蘇導中流松導南流授界分程顯示所宜環千有餘里扶畚揮鍤一日並作爬搔不通號令風行而所謂白茅塘者為功尤力大槩取推蕩令滔滔而已越明年二月功成公有粒食生民之勞整御大衆之畧動而不詳既成弗怨政寬而有制績速而能堅肅亮惠和彰乎遠邇皇上嘉褒入朝拜工部尚書又奏以分司專治水事而薦前主事姚君領其職後三年新喻

傳君以郎中至祇承惟謹益取遺規而廣之於是茂績
有加而田間父老始相與詣君具言昔之紀載簡畧與
興作弗稱願重刻石播盛美乃述斯頌達羣情而使著
焉其詞曰若稽古初耒耜未興人攫鳥獸以食居罔攸
寧延及陶唐洪水湯湯以勤夏王手足胼胝厥害既攘稷
乃播百穀民用阜康然則天立民命莫大於農水土弗
率亦罔有成功考本究始耕耨在後疏鑿在先明明無
逸實著于篇故以天子居九重克念田野俾作于東茲

惟艱哉惟我皇上龍飛御宇建元戊申瑞協太祖四海
一心同奉真主天縱元聖威德具溥兆庶樂戴懽忻鼓
舞惟帝心乾乾圖茲萬邦爰憫於南之水式思導江誕
發大命冊用司空夫明后在上則下多股肱而世將建
乎非常之事必有賢臣翼其成是以我公肅奉明詔來
南經營駟牡是乘揚揚旆旌巡彼阡陌周覽川澤孰源孰流
若通若塞乃起徒衆大致乎厥役衆來不已公曰宜止
三月為期毋或病爾爾田爾利聖皇載于懷庶民聞公

勸相盈涯積土為山拔濤如雷瀾瀾洋洋脉理無乖皇
有明德惟公布之大功亟就聲色不施昔民苦耕之匪
易戚於漂流今者來歸莫匪良疇一畝三石惟水去有
溝永斯有秋衍衍婦子不復聚憂架廬築垣亦買其牛
笑語欣欣達於四周擁車引襜觀公出游懿我徐公胡
德之優匪夏伊周穰穰甫田犬不夜嗥嗚呼休哉蓋勞
罔不逸而勩罔不報公進六卿寵光有耀明良逢兮世
雍熙江南稔兮歲無災聖躬兮萬壽黎民兮不饑統八

挺兮咸樂奚可美兮惟茲顧一代之偉績亦魏乎卓矣
是故敢陳於頌詩

重浚七鵝浦記

姚文瀾

東吳洩水之大道三江之外蘇有三十六浦松有八匯
常有運河十四瀆然自海塘作於東南而東江以塞松
江以微水乃北折併於婁江而溢於七鵝白茅二浦故
今之七鵝白茅在三十六浦為最鉅而要近日大司空
徐公受命治水拳拳乎此者有以也然白茆海口漲沙

為梗以非人力之可為變而通之宜別有其道惟是七
鴉獨無他妨且當楊城諸湖之衝而入海又徑可恃以
為利也但其間亦頗為村市居民所扼塞水性未遂余
之有意於是也亦久矣顧未有所儲不忍驅無食之民
以就役弘治九年乃請於上設導河夫於沿江既又議
收其直隨時募工十年冬始以斯役詢於通判陳暉常
熟知縣楊子器崑山知縣張鼎遂籍二縣近浦之戶得
二萬二千三百人疏自尤涇東至木楫灣凡五千五百

九十大可旬有五而成計工受直實用夫銀五千二百七十兩上濶如舊而深倍之下濶直塘兩崖市肆所侵其闊倍舊決放之日衆流奔注而沙頭圍築之處日以崩頽水益洶湧郡人歡傳或有道余之績者然不知三子之勞也蓋陳以職專水事晝夜經理雖監司以他務督趣至被譴怒不為去楊則舊治崑山素達水道之要害而張又果於疏導之事是以動順而成易也成之日陳以紀述為言余曰不足以煩作者乃自書其槩如此

金
卷三
云

重濬湖川塘記

祝允明

水生於天行乎地而假人以治治無所用於私私則鑿物失其理而亂吾更以亂加之是益其亂也惟知及之以仁守之勇成之則雖不必創作其績有以相時聖后而配古聖臣以康黎民何也得其理故也孔子稱舜禹之有天下也不與而無為觀舜命禹禹盡溝洫力至胼胝八年若是謂無為不與者邪為不為咸以理理為

而為雖甚勞煩焉猶無為也天下之水十五在江南去
禹踰三千年而三江失入震澤不定昔之議治者紛若
聚訟繇范文正蘇文忠迨二郊單任等言人人殊至就
其理而理之狹者廣之高者下之塞者通之不能異也
則今日循故理成新功不以鉅微古今而間然為之者
其舜禹事歟太倉州北數十里有塘曰湖川延袤九萬
七千一百尺西分源於太湖歷婁江而下入巴城湖新
塘以來滙東連小塘子中貫石婆港以達劉家河海潮

西突巴城東注清濁交噬又劉家潮之緯州而西出者
由鹽鐵塘及湖川而定東北由七丫港而花浦而楊林
塘潮之來亦及湖川而尼當地與時之會渾沙迎合淀
壅澱滲可立而待傍田藉沃泄者頻病之天順間民沈
定奏可下郡縣濬治時治塘面廣二百四十尺底半之
隄深十有二尺輔隄之廣殺二尺潮歸支川傍田以利
迨今久且復淤東至堤身十里餘塘成夷壤草莽糾盤
小汎絕滴西至金鷄河口亦僅沮洳民吳紀復奏可下

郡縣濬治郡縣以役寡工薄稍疏陋中纔如溝無幾輒已漲平佃涉魚病歲庚申民吳賢等乃牒陳於今巡撫南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彭公禮提督浙西水利工部郎中傅公潮乞裁治活赤民二公曰俞屬之治農官蘇州府通判陳君暉率太倉州判官黃君譜往相度得其理乃鳩州萬有五千夫崑山千二百夫挑挾塗泥導誘線路畚鍤任輦雲聚蟻運二公躬往視之初塘身既闢而兩岸相去直與下等彭公曰是不然岸潰且復合塘

之塞耳乃命削其廉隅俾夷而固啓後於冬十二月上
旬訖事於明年春三月十三日凡濬自徐昌橋至於金
雞之口八萬五千一百尺入崑山西段又六千尺面廣
一百尺底四十四尺深九尺尤以民造新州積勞日給
導河夫官銀糜三千二百五十兩有奇於是水道流利
而田野辟舟楫便租賦復上下賴之彭公命允明記其
事允明民於郡郡大利病固無越水事竊嘗研究今昔
諸賢緒論愧愚暗無獲然妄謂理之一言貫萬有亘宇

宙弗可易者有物於此失其理而亂無必更張復之而
還治茲塘是也假令舜禹復起其於是能舍濬淪而他
為乎大哉二公知及仁守而勇成之五行既陳六府惟
修有以相后皇補天地蓋其根柢所在獨持一理以宰
割百度故不以鉅微循而不鑿有為而若無為若禹之
於虞也奚其異於乎勸今規來永古作者之澤以信吾
民之利鏤固小子幸願且承命也不敢辭謹用鋪勒昭
烈俾職於後者時消息以斯理將萬世是賴是役也承

引而提挈者知府曹公鳳知太倉州李侯董蒞於成者
陳君專職之力及黃君也其他參事於是者後系聯以
書

重濬至和塘記

吳瑞

崑之至和塘肇自宋至和年間郡守呂公為之在當時
有五利之說歷年彌久而利物之功益倍近歲潮汐壅
淤輕舟輒膠邑城東西數十里為尤甚嘗考禹貢稱三
江既入震澤底定今三江故跡大非昔比不藉故川舊

潰分殺其勢則震澤東傾潰決四出吳民受惠烏有已
時況其道由郡城南下折入東北東北故潰惟白茅七
浦與茲至和分為三支名入海要道白茅往歲不通朝
廷嘗遣大臣為疏濬之說者謂其功用與三江等而至
和淺涸如故江右姚公秀夫以工部主事奉勅治水吳
中顧茲當濬遂命蘇州府通判陳侯暉崑山縣知縣張
侯萬即日召工計度東堰新洋江口西至九里橋為丈
凡若干為工凡若干深一丈闊比於深十倍中作水線

制其高卑工則計日受直費錢凡若干悉出公奏請民
徭餘儲自弘治十年十二月三日興役至廿又六日而
畢先是陰雨彌月衆以凍沍為憂及即事晴暖倍常風
雪不作畚鍤克施羣情勸洽張侯以公成績徵予記示
久遠昔眉山蘇氏論吳中水患不咎諸天而惟咎人事
之不修蓋天時之變雖若有數賴人謀而勝之十常七
八彼有不參以人一惟委之於天是不究本之論也古
之聖人贊化育參天地未有不本於人事者若唐虞置

虞官益掌山澤周禮以中士為川師我國家川澤之任則領於冬官大司空今聖天子尤拳拳東南水利廼者從臣下之請特遣郎官往治其任公由慎選而來至則延訪鴻碩講求源委荒陬僻藪躬自涉歷未嘗以耳目寄人謹其封防俾不得以妨農稼決其壅蔽而不逆其所取由是迂談鑿論舉不足以奪其所見之真矣茲於至和一支關係重大雖勞衆費財有所不計其知要哉而陳張二侯復能一心同德竭力從事鳩工散財杜絕

侵蠹實惠及民民忘其勞故能化梗為通去害為利不出旬月而事功成集皆可書也後之繼公者當時加濬治紹公休蹟豈惟茲水永永有賴因亦得以仰窺皇上參贊之化益宏遠而無窮焉公又近治七浦功亦就緒以其事聯三支併書之公名文灝字秀夫江右人由甲科進士陳侯名暉字耀卿河南人由鄉進士張侯名壽字宗獻其地同於陳侯而甲科則與公同也

長洲義官疏渠題名記

楊循吉

具區之水東北折而入海則必宿於長洲而後得達故
是邑大抵皆水也夫水受焉而有歸乃不為災是以當
治最急然由是抵海越隣尚百里不流不導無所於壑
則不獨治以自利亦明矣弘治之二年天子以進士邢
侯來撫茲人先是三吳水歷治且八十載防壞渠塞荒
以歲繼侯汲汲輸賑補救振百廢民幸免於轉徙而終
以為非遠圖每欲大決一邑之水而東之顧境有畫焉
不可也七年侍郎徐公以上命至大發列郡之士盡去

水害而以白茅塘為之首塘在常熟受長洲諸湖而達於海茲所謂下流之當治者也治則均利而通其上者尤甚於是邢侯任其事加力妙選義官之有材諳者得缺等三十七人畀之人二萬使分作焉明年二月工

成自芝塘至於廟灣積沙盡決迅流飛疾由蔽者觀之則役不在境若驅氓以他救而不知白茅通而長洲先被其利固侯素議然也凡侯於是役慨焉為諸邑先竟能假鄰以自濟因衆而有功然則其於理水與人咸哲

而善其道者歟及其成也則又曰吾無勲諸人焉爾苟
不以一名永其傳則櫛風沐雨之勞旋踵不聞後不可
使也於是以具石請噫是真循良古意不可辭乃文其
畧而人人列焉

治水義官題名記

楊伯吉

江之南北歲大水稼用弗登民饑穀翔公私告竭有獻
謀於朝者曰三吳之饒其惟外府而以鉅海為壑水不
克下乃災於農請決之便語聞皇帝以為然於是以上

部侍郎徐公魚都御史來治其事既至籍丁壯十二萬人將盡導具區之流注諸東具糧授界經始有期圖用古後法以伍什百千長其人顧吏少不足以署無所屬僉曰民有以義顯而仕服者亦吏也凡其人多故家子有恒心用之庶其濟乎從之郡以下邑徵用厥良惟時吾吳實將發萬五千人以徃長之者當用二十八人縣大夫鄭侯乃汰衰升壯斥愚進敏簡拔登數俾行視後分地得常熟之芝塘用能協力諧志無懈晨夕督促提

調咸中程度以弘治八年二月功成侯乃建綵旆列金鼓躬迓於郭外宴饗有序百瘁咸釋初役之興憚往者衆既而多以疾祈中輟侯一折以大誼不聽且約列名於石以為旌至是惟言之圖踐請於都臺許焉而余受命當書夫是役也除沴召豐光復禹跡功利博大實聖朝之盛事天下莫不手額為生人慶顧得預力其間而獨非榮歟雖然匪載則後罔聞是猶無遭也而侯於此乃能敦信崇讓以彰下之勞遂使一時駿奔之士得以

垂聲邑中永永無極蓋一舉而三美咸具其樹立宏遠
抑可因是而知其大畧焉侯癸丑進士任邱人至之半
載威惠大行誠賢牧也

重濬湖川塘題名記

桑悅

湖川塘橫亘於州其尾少接崑山縣漉潤數十里歲久
滯壅窪者沮洳葦沙平原有司被旨欲濬因循功鉅弗
果提督浙西水利工部郎中傅公按視之召所屬諭之
曰水利民之命脉昔西門豹為鄴令鑿十二陂以利民

時稱賢大夫司馬遷紀之以傳不朽全州之力津以大
邑顧歟鄴邪棘鑿允宜令下荷鍾如雲庶民子來工興
之中巡撫南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彭公親履眺相示
以勸懲工訖已命鄉進士祝君允明記其顛末矣公軫
成功孔艱書告予曰禮云后稷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
之力哉塘濬功何所歸凡百執事効勞已久先生當為
之暴白以勸來者予聞老子云數其車無全車以車分
數之曰輻曰輪曰軫曰蓋之屬不可枚舉合而言之曰

車而已總名彰則諸名隱理之必然者也今公總名已
獲乃不自居而欲分數輻等其德之厚為何如耶是後
之興知府曹公綱維有度翼以竟事治農通判陳侯暉
身致於河疲病忘息櫛沐風雨膚功告成州判黃君譜
崑山縣丞楊君孟奇分董工役勤勩惟均知州李侯端
暨崑山知縣徐君聰繫念籌畫筭金廩夫州判龔君詔
吏目施泰給散以公巡檢孫雄奔走阡陌弗懈皆可數
之以詔無極其參事義官糧塘耆老不能悉數宜拔其

尤者書其名姓於碑陰衆議河所由濬公實不得辭其
總名

許墅永通渠記

陳琦

吳郡去城西北一舍許有名鎮曰許墅濱臨漕河舟航
所聚商賈所通驛使交馳紛紜填溢殆無虛時自永樂
間通漕以來朝廷設關津以征商稅每歲必簡命地官
之廉勤幹濟者蒞焉蒞於是操拘縱之柄而時其啓閉
遇夜則鑰之以防私度其法舟之廣狹徵賦之多寡按

季而輸之民部其資國用也廣矣然皆視公署猶傳舍以積斂為功績事裁損於利者咸莫之為弘治十二年己未今地官員外郎賴公奉命以來凡百究心一以寬仁為本如商之竹木過此者則曰此工曹已稅矣不可為之重征也聽其徑行仍謂往來小航容無斗斛例不納稅者且與商舟鱗次放行其間豈無婚葬延醫診援危疾而時刻不可逾者能不苦於稽滯乎爰謀爰度乃即關轄之旁命工鑿小渠以石固壘其修若干丈廣六

尺餘僅容刀舟之度一時之農工漁樵婚喪之人行旅
裹糧之輩晨夕往來無復艱阻於是人心欣躍感戴公
德之至闕之父老相率踵予告曰賴公建此萬世永利
良恐歲久繕治不繼日就湮汨則為民病猶前日願得
一言以紀諸石庶使後之繼至者有所考見以相承於
勿替乎予謂世有古今而人心無古今賴公忠以奉國
仁以惠民秉彝之理人心所同後之君子同寅協恭贊
相輔翼增所未備也必矣又奚為慮哉且公之偉績誠

不止此觀其堂廡惟新窻戶疏達外建屏牆增補石岸
財出於官民不知費蓋公廩以濟敏公以施仁故商不
濫征而課額自足津無苛留而渡有捷徑資緣射利者
無所投其隙倚法為奸者無所施其計嗚呼是可以觀
政矣異時秉國之鈞均國之惠即此心之充拓耳又奚
庸言因記其渠也而牽聯書之公名先字

缺

閩之汀

州人由

缺

進士任今官云

西華石塘記

王與

具區之水浸五湖際四郡夫自禹功底定而歷代因之
以為利川分派別瀦瀦溉灌為郡邑者苟知導民使服
田力穡則決渠為雨荷鍾成雲長我禾黍以衣食茲土
者常源源而不竭矣抑或昧焉濬之無其方防之失其
備則亢或致焦窘庫或成汙澤向所謂利乃反為害此
西華石塘之所為作也西華在吳邑西南兩舍許其地
瀕湖環五千畝皆沃壤獨以無防水驚風駭浪日三
面至漉腴成瘠民固攸濟則相率以告於邑時京兆雍

君為令特軫念焉重以成化壬辰之秋霖雨彌旬吳越諸州多被菑而所謂西華者特甚君乃惻然躬履其地審視咨度揆日庀徒役工於水利所及之民採石於湖中旁近之山他凡廩食之費皆取諸公帑羨錢而毫末不以事規求以癸巳二月肇工蓋閱月而成凡為塘三千一百大有奇博其址廣十尺而殺其上得廣八尺高如其上之數自其束褚山望之圍環綿亘以屬於其西淋峯之麓所謂五千畝者皆在所畢護以保其故壤尤

加闢湖塢之地得二百畝以斥為新畝塘成而是夏復
澇而西華之民芟耨自如雨蓑風笠歌呼隴畝間以為
吾農之所以得遂西成之望者皆君之惠也蓋紀之邑
校生吳鳴翰氏遂疏其事來請記予聞之善為政者惟
在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蓋水土本天地自然之利以
養人者也然常待人而其利始博不然則求利未得而
害已為民病矣此白渠之興利偃虹堤之捍患之所以
有聞於後世也然此猶二事也君一舉而兼得之不惟

無患而且獲利不惟為備於一時而且乘惠於悠久使
此石不泐則魏史起所謂仁智之可法者豈獨河內之
民之有賴哉君名泰字世隆其治邑多著勞績如鑿穿
窪山渠以溉上田置三牓以瀉洩水皆利民事也宜牽
聯得書遂為之書

吳中金石新編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吳中金石新編卷四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錄監生臣連彭年

欽定四庫全書

吳中金石新編卷四

明 陳睟 編

橋梁

重建安里橋記

清江

蘇州府城之東南曰葑門其水陸之要衝有橋曰安里
自宋歷元歲久滋廢里人周君玄初時脩真於城東之
丹霞館憫其人民之艱於行也謀於里父兄撤而新之
經始於甲午秋八月畢工於冬十一月欲求余文以為

記而遭世變故不果閱六年庚子復請記之嘗為之言
曰文之有記所以志其制作之勤蓋古人經久之意也
近世承平日久碑銘墓碣無處無之可謂盛矣自兵革
屢興皆靡有了遺雖古今士大夫之文傳不傳不可知
未嘗不竊嘆其碑之不幸也向使玄初得余文而刻之
則其存可冀乎矧欲以余不足傳之言刻之於既毀之
後其不為達人之所慨者希矣辭不獲則書其言俾刻
之而玄初亦以多故未遑也大明建國之元年師臨於

吳凡附城之輿梁悉為內兵所毀獨是橋賴今大丞相
信國公駐師其前無敢廢壞及克城之日師由是而進
橋有力焉玄初竊自慶其功之不泯也復來請曰吾始
為是役將以濟夫病涉者而已又豈知造物者俾吾新
之留以濟夫王師也不然何故者皆毀而新者獨全乎
是宜重為之記以夸示於無窮也噫余之言其果可傳
者歟然自甲午至於今蓋十有六年一求予文而不果
一為記之而不暇刻凡再罹於兵而橋幸不毀終濟王

師以成大功則余之言果可待而傳者矣是不可以不記故不辭而具載之使來者有所考焉

重建寶帶橋記

陳循

蘇州府城之東南古運河有橋曰寶帶按河自漢武帝開以通閩越貢賦首尾亘震澤東塢百餘里風濤衝激不利舟楫唐刺史王仲舒始作巨隄障之以為挽舟之路實今為郡之要道也然河之支流斷堤而入吳淞江以達於海者隄不可遏橋所為建也仲舒嚮所求寶帶

以助工費故因以名宋元以來修葺不繼遂致傾圯無遺有司架木以濟行旅每有覆溺之患正統七年廬陵周公恂如以工部右侍郎巡撫茲地覩之興慨乃與知府朱勝謀曰是役工費浩繁不可輒為乃戒有司豫備工材之用又四年為十一年公率知府及長洲知縣張旻吳縣知縣葉錫往計度之所積咸具而俾耆民李禧等董其工橋長千三百二十尺洞其下凡五十有三而高其中之二以通巨艦其用材計石二十六百大木四

萬二千五百株灰二十四萬三千六百斤鐵一萬四百斤米二千六百石橋既成咸贊頌曰此周公與朱侯經畫之得宜縣大夫奉命程督之有方其惠甚大不可無記會錫以考績至京師來求為文夫為政之道在於惠民惠民之事苟有所當為雖聖賢亦未嘗嫌於勞而不為孔子言政之美而曰惠而不費勞而不怨孟子之謂王政亦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興梁成而民不病於涉蓋謂事之關於王政雖費且勞亦不為過而況於

不勞者乎況於惠而不費者乎諸公之為惠於是邦而
能免聖賢之所不嫌其超出於衆人之從政也遠矣予
故嘉之而為記

重建越城橋記

張習

吳邑西南橫山之下衍石湖之水而東注者曰越來溪
溪之上湖之溼有石橋名越來溪橋又謂之越城橋蓋
今之新郭即春秋時句踐築城以伐吳之地城堞髣髴
具存而橋與之尤近故名橋之創未可據所可驗者重

建於前元之至正再修於國朝永樂之乙未風激湖波
旦夜淘啗歲久漸圯邑令文侯為令之三年政安民安
嘗號於衆曰王政之一事非扛梁之謂乎間頽而未舉
伊誰之任乎有以是橋白者侯即首捐俸貲以率邑之
願助者聽選民之耆而良者徐衢等董其事仍諭以其
風波衝蕩之故墜斫提杙務力倍蓰堅固經始於成化
乙亥五月之朔落成於明年庚子六月有六日崇廣若
千丈視舊各加以尺計者二旁增石欄下袤石址由是

人之所履物之所載咸出焉入焉而無少窒也僉感侯之德以習為邑人授書於石庸記焉考諸成周之言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此有司濟人分內事也夫何政不古若司民社者視治道成梁事為泛常故民往往有病涉之歎况吳為澤國舟楫之所通行者侯穎敏好古勇於為義凡諸廢弛必舉而新之則他日為我國家謀猷之遠大豈不猶之治一邑也邪侯名貴字天爵遼陽人成化乙未進士茲

奉天章召入憲臺司風紀併繫此所以慰民去思之繫
云

重建尹山橋記

錢溥

天順六年秋七月長洲縣重建尹山橋成其冬予使交
南還縣耆老浦嗣昌迓予而請曰尹山距吳城東南十
里許有土歸然起若覆笠而枕于運河之陽舊有石梁
跨其上廢凡四十餘年有司憚其工鉅而費殷僅駕木
為梁既高且危每風雨晨夜間商旅提攜樵蘇負荷而

往返者不無奔仆跌溺之虞都憲萬安劉公巡撫東吳
叢務既飭大慰人望爰命郡守黃巖林侯曰是尹山為
民涉之病盍易木以石乎捐俸以倡之橋不踰年而底
於成長凡二十二丈三尺高四大二尺而廣視其高三
分之一以石計四千五百五十以工計四千九百有奇
堅緻宏壯視昔有加先是減渡寶帶二橋正統初大司
空廬陵周公嘗命郡守况侯成之尹山雖同時吳城之
南獨遺之而未舉豈非有待二君子乎噫橋聿成於久

廢之餘功甚難也劉公能廓先輩之宏規林侯存心愛物將有過於前守之為者宜其同德協謀成此有不難也願為文誌之以為頌予曰事出於昔人之所難而成於今日之所易非惠而知為政乎鄭子產春秋惠人也捐所乘輿以濟人於溱洧孟子譏之蓋謂政有大於此者諸葛武侯嘗謂濟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至於治蜀而橋梁道路靡不繕理然則冬月成梁民自免於病涉矣何必市惠以徼名哉二君子可謂知為政矣蘇人歌誦

將踰於鄭輿人之頌推是德於人人當不止於治吳也
系以詩曰尹山有橋界於吳域石既云隕木貽其戚都
憲治吳大施厥德命彼郡侯俾復以石過者思焉永其
無斁

葑門塘改造二橋記

吳寬

吳城東為長洲境其南曰葑門門之東有河河上下有
塘塘之東曰梅里涇又東曰金涇舊皆有木橋以通七
區之人往來者歲久傾圯人以為患里有義士盧珪廷

王者居常曰珪遺腹子也惟吾父母早世幼鞠於伯父以長年十七即自樹立成家今幸有田廬而衣食不缺者豈珪之自能哉吾父母積德之所遺也且聞吾父母嘗有意於義舉而不及為使吾悵所積而不肯為人不能謂我愚而亦為吾父母辱矣然吾雖常為之顧無以及於衆也惟二橋人迹必由者是宜伐石改造為經久計乃召工市材擇日興功以弘治十年二月始造梅里涇橋橋成里人僉名曰通濟明年十月再造金涇橋

成僉以廷玉之功不可忘也則名曰盧家橋以紀之工部郎中張君守之與盧姻家也以其事當載於文來請且曰葑門有塘其長六七里居民稠密而上塘尤盛塘以土築土既善崩迨天雨更泥濘行者不便數年前廷玉嘗甃以石其費亦不少也乞附書之予嘗觀於今之人凡積之厚者性必吝故好積者早夜汲汲惟其家是圖自門以外與衆共者不肯植一木甃一甎者皆是久之其財與身同於漸盡而已不然遭不肖子孫敗之至

於疏財者異於是然而家益盛身益康子孫又傳之久
二者於人事若相反而天道則好還有不可誣者予識
廷玉已久固知其為人其治生也無悖入之貨其待人
也有周急之心及視二橋使若他恠者不以為意必至
於大壞人將病涉矣至於泥途不治若無大害然行者
有沾塗之苦仆跌之危亦仁人之所不忍也今廷玉不
求於閭里不煩於官府一旦捐數百金為此義舉不謂
之賢哉夫義舉人多為之有好名而求人知者又有求

福田利益如佛氏之徒者君子皆無取焉今廷玉念其父母所謂欲報之德善繼其志者則又出於孝思不尤謂之賢哉廷玉常出粟助有司賑飢授承事郎平生義事尚多不能載予特因守之之請為書此云

重建勝安橋記

夏幾

蘇城西北虎丘山塘之半有橋曰勝安始於唐舊以木為之至宋端平時里人金暹易以石梁迨我國朝積歲傾圯不堪於行正統己未巡撫文襄周公郡守況公重

建以廣舊制自成化以來累遭大水衝激日底於壞甚於往昔行者病之弘治己未耆民周憚郭鑑勸里中義士蔣瓊陸榮為首倡又舉壽聖住山僧圓智里人陸釗勸募朱繼等相為出資以圖重建白其事於欽差總督河道水部正郎傅公曰此王政之一事乃吾責也又請於郡伯曹公公以為宜時通府陳君長洲劉君吳邑鄭君貳尹竇君又後勸諭而獎導之由是瓊等遂經始於是年三月乙酉鳩工聚石財皆民助晨夕監督不憚勞

苦匠氏効力而落成於夏六月癸未高加三尺廣十有六尺翼以欄石行者始免病涉之勞勝安之西不二里許又有橋名范店者亦病於涉公復命糧長江仁老人朱惠等成之於時遠近靡不贊頌水部公之德且謂不可無記乃築亭於橋左請予文以刻石垂於永久則瓊等體公之心可見矣橋成公厚勞之莫不踴躍聞風興起豈曰小補噫天下之道皆然遇水而不貫者非橋梁則患於徒涉也涉水者必橋梁以相濟也橋之濟物如

此況以道兼濟天下者是蓋傅公相天下之志也民知
向義而樂於為善豈非善政之所致歟敬用刻石以為
義者之所勸云

重建渡水橋記

楊循吉

東洞庭峙太湖中心厥惟吳邑之重鎮民居鱗次隨高
下結屋若古桃源耕田樹果殆無寸地隙人力作耐勤
苦以儉樸為事屢陌經絡不下萬井其往來上城邑日
憧憧然在途摩接無棄陰而晏處者是故道路之宜脩

急於通都弗可以荒遠視也具區港界二峯之間西五里曰莫釐峯東二里曰武峯其南北貫於太湖本具區也以其水恒出是故以為號焉其流廣而且急隔越行旅為必由之要津故有石梁曰渡水廢四十年矣里人慮其工鉅弗敢圖駕木以濟高危凜凜每風雨晨夕人之提携負荷過者多恐怖兢業或仆而溺有之居武峯之下者有曰前賦長吳天禮謹愿人也病人之厄慨然思作之邑令鄺侯美其志白之郡守史公公大善之遣

吏獎勞曰汝必亟成乃績無終懈惟汝名侯亦曰汝成予其義汝天禮感勵益勉厥事舊石材惡弗可用盡棄之別購礮村之良者斲焉遂以弘治九年之九月告成凡長一十六丈高二丈九尺東西為石堤延袤又各四十餘丈其費金將百挺而不吝工部姚公方督水利事亦懿而旌之然後山之人大悅弗憂於雨弗惕於夜化艱虞為坦途下視風濤不我能即驩焉咨嗟以為盛舉而今賦長吳恪周元鼎實具石以來願有書也余聞立

政以澤人為大澤而不費抑又善焉若夫利害非其獨有而欲使之傾財以濟衆非勸其孰能成之於此以見是役之舉雖營於下而實出乎上以二三執政之仁而成斯人之義皆永永不可刊已其能無述乎然天禮之為是不遺其力而務廣其惠故又有餘績者三若遷傍涇之梁出之堤上而道不迂若作屋三楹其西以進來往而客有息若浚其東之故井且亭之而暍者弗病皆其事也是宜得牽連而書余故弗敢畧焉

吳縣康履橋記

楊循吉

蘇環水而城其西曰閤門涇會者五奔流蹙東湍益急
舟過輒恐由是前人鑿新河以避之而其上因有橋焉
以航以塗水陸咸賴利艱在人邑政是觀先是壤且有
年罔率靡興石脫幾墜為行者憂岌如也鄺侯任邱人
也以名進士來令吳力官勤民百廢咸作至是得其宜
修狀乃召里之謹愿有力者十人俾任其事咸以為當
民心開永利欣然共命則使良工伐美石易故以新實

其中而飾其外非適之圖惟久之謨而侯朝夕臨視具授以法增隆之凡二尺車馬孔宜大舟得通以其昔危今安克良於行因名之曰康履皆侯意也其經始以弘治八年十月僅百日工成父老咸曰自侯之來也強革弱寧四境豐晏吾人之受康多矣今也又康吾橋其能無書乎蓋衆謀方合而經生朱臣以具石告夫橋仁舉也百冗充庭而能及於是則措心邑事宜無遺焉抑以知賢牧之在上才大而餘功建義感而民力隨其澤人

殆如是也是誠宜碑故述焉而以附十人者之名俟名
璠字廷瑞有志康世者也茲邑其小試乎

冶長涇普濟石橋記

杜啟

長洲縣屬里有地名野場涇其處居多大家欲重其地
美其名也故易云冶長猶陳太史為相川沈氏之思賢
涇然也亦足以知其民之好事易與為義矣涇逶迤若
千里西首鵝湖巨浸南尾曹湖相值蓋衆水之潄也郊
原四出則為常熟崑山無錫百里間貿易耕牧吊慶醫

卜往返者之所必由故有木橋名曰普濟廢已久矣陸
行不通若干年弘治之七年居民周方等欲創為之募
錢於衆得若干貫間歛錢不時集又慮藏之於私家非
便白於郡而貯之官既三年歲稍稔請錢於官時典郡
者他費之且半僅給餘錢甃成橋堵自是勸募不屬壅
垠阻水不通舟行者又三年既而都水郎中傅公奉勅
來督三吳水利巡行至其地詢知橋事始末以為於官
與民有不得不舉者存歸召知縣劉侯與議之侯曰如

命完厥費數以補給之尚未敷也公又出公帑若干緡俾之盡斥舊規乃礮巨石為之命水利縣丞竇盾董之價充材備民樂趨之不兩月告成縱計一百五十尺衡一十六尺隆三十三尺上為懸虹之勢中穹兩垂影飲河流下為偃月之形洞空輪廓帆檣徑度直欄橫楯偉觀村落不誇改名以便稱謂於是諸用事者請紀石以表公績嗚呼民以義舉而幾廢於官閱歷數年公則興之侯乃承之始卑民志亦維艱哉固宜書之以示後者

勸懲存焉作治長涇普濟石橋記公名潮字曰會別號
靜齋江右新喻人成化辛丑進士歷今官公勤廉恕於
凡河道事畢盡心力以為民利類此橋者尤多侯名珂
湖廣興國人弘治丙辰進士初試縣為政修整竇眉山
西隰州人出身太學生奉事克謹餘用事姓名列於陰

重修夾浦橋記

沈森

吳號澤國諸水會於具區流而為三江以入於海水由
地中行其最衝要者莫有甚於夾浦其地去郡城四十

里在鮎魚口之下流衆流所經水勢迅疾舟楫不能橫截中流而渡南通閩浙北接淮揚實為漕運孔道時或烈風甚雨篙人棹卒每多告艱宋紹興初建為石橋人皆稱便橋有五空因以五星為名西納具區之水由吳淞以達諸海奔流日夜靡有停息遂為深淵人疑其下伏蛟龍我朝宣德間一夕大風雨遂傾圮久未有復之者前巡撫工部侍郎文襄周公忱創為浮橋以代之造船一十六艘鑲以鐵繩架為浮橋上濟渡下通泄權宜

無踰此制歲久屢葺屢壞行者亦每間阻邇者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瓜涇徐公源與其弟南昌經歷君澄數過
此切以為憂適冬官正郎傅公潮奉勅治水廼具利害
白之公臨視數四擬復建石梁謀於郡守曹君鳳仍集
鄉人野老計之闊三十六丈深如五之一或又疑其成
之難者乃命長洲尹劉君珂吳江尹孫君傑絡繹往返
議皆如前公仰思切切有聞曰得之矣無易前人成制
吾但集材鼎新捐荒圖豐而已又令通判沈君溥陳君

暉縣尹劉君澤復視之皆曰宜然遂增船四艘併舊凡
二十選真楠募良匠俾縣丞竇君肩喻君秉協董其事
自浦南迤北其維之貫之之具悉倍於前斤之構之之
工咸精於昔又衡於梁者加豐厚之木繫於圻者盡翠
固之方步而履之有若平地俯而視之頓忘其險更置
守者六人人有厚給寓有安居傍建屋數楹行而勞者
有所憩弘治庚申季冬十九日橋成鄉人聚而觀之咸
曰休哉不煩吾衆而溥其利而享其安其功豈小補哉

爰徵文於燾刻石以昭不朽燾以為知水道者事疏濬
利徒涉者建橋梁橋梁建立實有礙於疏濬之勢疏濬
川澤每多畧乎橋梁之舉二者將安處乎求其水道疏
通而橋梁修舉並行不悖而彼此均利莫如浮橋其孰
能與於此哉傳曰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是後也其庶幾乎率由美政步武芳躅不倍乎疏濬之
道而得乎博濟之術則其識量宏遠夫豈晚生末學所
能窺哉因序其顛末俾後之人知所考云

饒稼橋記

莫旦

橋以饒稼名志豐年也豐年所以為生民立命也召豐年而立民命豈無自然而然哉必有大德大功以涵煦於其間而人莫之知也橋在郡城西南二十里南周村之上跨越來溪之支流左右居民務於耕稼亦有以儒為業者是以人無怠荒而俗多謹厚焉橋之創始不可考舊壘石為境上橫以木歲久傾摧將有厲揭之患里士盧綱欲葺之而未能也其子雍以文學受知於欽差提

督水利工部郎中新喻傅公間以白馬公檄吳縣簿喻君秉詣視之君謀於大尹廨侯璠給公錢重建而里之好義者皆樂助乃悉以石為之經始於弘治辛酉春三月四日落成於夏四月廿又八日遂為溪山偉觀而行者便焉綱謂不可無述以詔後乃以羨財立亭於橋之北塊而以碑文見屬予惟王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先農事失時而欲民食足也難矣此橋之所以以饒稼名歟抑於是而竊有感焉吳於元末干戈之際淪於僭

據苦於害政尚何饒稼之望哉幸而我聖祖龍飛為中華主命將出師討張士誠空其巢穴遂以平吳為畿輔重地今百四十餘年惟見黃童白叟熙熙然耕田鑿井以樂其樂孰知上之功德所以涵煦者如此則夫一橋雖小揭以饒稼豈不足以昭上賜而與民同樂也哉余家去橋不遠一望往來於斯習知農事今願與諸父老率其子弟從事於耒耜之間暇則誦詩書習禮義使父子慈孝兄弟友恭夫婦保守鄉里雍睦興禮讓息爭訟

自然和氣薰蒸豐年可望而所謂業儒者亦將出膺時
需以圖補報於盛時也夫然則是橋之建豈止免厲揭
之憂而已哉公名潮字曰會今禮部尚書體齋公之弟
以名進士累今官所至俱有成績橋梁若越溪若管瀆
之數處俱為重建非止是而已也謹記

重修垂虹橋記

錢溥

成化十有七年歲在辛丑暮春之初重修垂虹橋成橋
舊名長橋在吳江縣治東三里許洩太湖所瀉三郡六

縣之水注三江以入於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然水無所洩必有震凌之患人失其濟恒多阻溺之虞則是橋也實據兩浙八閩之衝駟使檄遞者在焉南北興販者往焉蓋要地也橋袤千有餘尺下開七十二洞跨鯨波之闊聳鰲背之峻人行其上第見洞庭諸山出沒於烟霞縹緲間而東駛諸海日夜不少息真勝境也歷歲滋久崩隤日甚殆三之一行者病焉去年冬巡按御史高唐劉公魁過而見之召其治縣者修之工

鉅費繁未易規復其邑有故義官屠晟之妻趙氏聞之撫其遺孤承宗嘆曰而父積鉅貲以貽汝兄弟今汝兄已歿汝安能獨保其所有邪命孫婿周裡告於縣曰幸毋黷於官毋擾於衆願自為之庶揚夫名於不隕保幼孤於有成於是縣達於公公且喜曰以一嫠婦若此非有烈丈夫志者不能宜令縣學官禮於其門獎勵之蘇衛指揮楊端董治之周裡則稟於趙以酬應之鳩材庀工籌議克合乃出白金千餘兩經始於其冬不三月過

復其舊煥然維新衆乃請於公願立石以紀述公曰吾聞春秋常事不書此修橋亦常事也奚容書獨以彼稱丈夫者多保利茂義雖至死不悟而趙乃能之宜書以爲積而能散者之勸趙亦遣裨謝曰婦人無聞惟公巡我東吳威聲義聞自足感人而興起焉非有所爲而爲之也余乃嘆曰此雖一事而數善并焉公能使民以義而加夫勸人之禮趙能捨財取義而存夫保幼之仁況端與裨內外謀合上不負公之托下卒成趙之志皆得

牽連書之使後之有事於斯橋者寧不視以為勸乎詩
曰諸水牙湊匯成具區靈潦泛溢東海是趨輦石為梁
橫亘天衢軒豁呈露罔測端倪垂虹中斷病涉艱虞繡
衣使者不言自孚感茲孀婦善保其孤一揮千金惟新
是圖塊圮興造廣袤範模龍翔虎伏玉砌錦鋪工甫三
月雨霽虹舒勢控湖山秀攸堪輿檄奏書傳如履坦途
如矢斯直曾不少迂勤召告成有永不磨

重建解牙橋銘

有序

吳洪

吳江尹侯陳君秉鈞來蒞吾邑之三年政平而人愛悅
邑衙之前有橋名州橋久圯行者病之侯乃以豐歲勸
衆有力者為之民不勞而功脩成惠於民也實多其橋
名未易也成化癸卯五月六日夜風雨交作侯二鼓就
寢夢神人衣冠偉然揖而進曰子為斯邑令一下車民
無凍餒百廢具修是橋之建為民千祀之利也但橋名
當易也吾為子告焉子嘗覽郡誌乎是邑儀門舊有亭
名獬豸廢久而名存子以斯亭名名橋不亦美乎侯答

曰獬豸乃神羊能觸邪古人取以為御史章服之飾是
邑鴻碩顯榮之多將兆於茲也神人聞之大喜而去侯
覺驚異筆其說以書來京囑余銘之余邑人也知侯為
詳侯以鄉貢進士除是官有清白操毅然有為人不可
干志在為民省力屢遇威權不少避侯之大節不可及
矣士論偉之咸以遠大望侯也況今聖天子簡賢任使
凡在郡邑有異能者悉詔補侍御侯之建橋而神假夢
如此固為吾邑之禎侯之超遷將先符於茲乎神之靈

不妄也今特為銘以鏡諸石使后人知是橋之名由茲而立是橋之建由侯而始侯之澤茲邑將與橋同久矣

肇工於成化

缺

年春

缺

月畢工於成化

缺

年

缺

月侯名堯弼

缺

銘曰猗歟吳江鉅於吳東陳

侯之來憂民若恫室家胥悅歲屢獲豐鑿鑿白石乃建飛虹民不告勞千夫率從神乃假夢話言從容有亭獬豸載郡志中乃為神羊一角如龍無邪不觸無佞不攻易此名橋足振儒風侯乃稽首禎兆是崇橋由此名云

沅朝宗乃期是邑俊髦烈轟致身執法接武登庸孤忠
直節咸躋孤公我公超擢兆先此逢神之嘉惠亦固有窮

常熟縣新建迎春橋記

王宗錫

常熟縣治之東南路接崑山太倉為縣通衢舊有橋以
木為之易於朽腐修理惟難自吾邑侯下車之明年政
事已和即興舉廢墜凡學校城隍廟以至諸司公解東
南濟農諸倉悉為一新因念橋之頽圯行者病涉且慮
木之不能久也乃易以堅石申請於今總理河道工部

正郎傅公躍然曰此誠經久圖也即命以行於是召匠計之仍命義民唐政侯珮瞿旭董理其事經始於弘治己未六月十五日落成於十一月二十八日未幾橋即巍然煥然如長虹駕空見者驚喜橋之麓多侯姓舊名為侯家橋吾邑積歲迎春皆從大東門地頗近北外有觀音堂甚卑隘不堪即事考之節令春從東方來非北地所宜况官吏師生粮塘里老以及通縣旄倪羣聚而觀地不容足邑侯因易以東門總收倉場即事畢經行

此橋其地寬其方正父老歡呼咸曰百年因襲之弊一
洗而新之遂改名迎春橋傅公又曰此盛事也不可無
言以記其實邑侯與諸寮佐謂予染指卜商之學徵言
志之竊惟鄭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譏其惠而
不知為政若此橋之建舉之者邑侯也成之者傅公也
二君子存公平正大之體而有紀綱法度之施所以集
此數百年之事功不煦煦為人鰥鰥為惠利澤及人真
可書也它如福山唐墅小山湖橋皆常熟要津舊惡

傾圯侯復次第鼎新均未有記亦缺典也茲併入記中以見侯之惠澤如水行地豈特一橋一事而已哉邑侯姓楊名子器浙之慈谿人以名進士起家授知崑山高平常熟三縣方今應召而起大用有期傳公名潮江右新喻世家奉命東南大興水利功業未量若治農官趙祥縣丞張翰楊明主簿郝尚質董資皆能贊襄惟謹亦可書矣嗚呼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繼斯邑者尚當勿替引之是為記

韓氏脩造橋梁道路記

系悅

天下之事成於義而敗於利義之為字一而已矣視之
無形求之無跡顏字遇之巍巍翼翼曲路得之平平直直
城池傾圯有之則飾廩篋落窶值之則溢我為則勇我
戰則力大至為臣死忠為子死孝扶天綱立人極義其
可少之耶是故事以義成不犯五刑物以義得不勞神
力交以義結寔賤不絕甚矣哉天下不可無義也練川
之婁溪有故家子韓君珙字良玉寶魏國忠獻公之後

平生讀書仗義年至六旬顧後無繼因慨然曰吾蓄之
富聚之則利散之則義可不為濟人計耶顧婁溪至邑
橋梁俱有未修民或病涉邑侯青城孫君璽以名進士
宰本邑政通人和百廢具興茲橋心恐煩民尚未之及
遂捐已資自韓涇新團涇譚涇周涇新漕涇袁家涇俞
項涇莊涇孫涇為橋者九俱以石易木足為久遠計共
費白金數百兩又造北門城隍橋及砌婁溪街三千丈
皆垂成初橋既成孫侯申文欽差工部郎中傅公潮大

加嘆賞批荅有云一毫不拔慨世俗之可憎九橋連脩
觀斯人之獨異又曰與其厚之以幣孰若華之以文用
旌尚義之賢并作守錢之戒令侯備綵帳俾縣學教諭
周成彰之以詞并侑以羊尊侯親下其廬鼓樂前導興
從塞塗光輝滿路里巷之士無不榮之夫橋之成道路
之脩使出於官所損不知幾家所刑不知幾人良玉以
獨力成之於鄉之人前無損而後有益是豈易得也耶
夫藏經有曰積財不施者自己無分五家子有分今良

玉以五家之物為萬民之利所得不既多乎良玉素以
之嗣為憂橋功之就即產一佳兒名錫有符孫侯昔日
獎諭之言他日見之成立而閱諸橋或期駟馬之過或
詠青龍之現必有待也予以文字為職業因為記其事
即可勒之於石以垂永久

長洲縣重建官瀆朱涇二橋記

鄒穆

工部郎中新喻傅公以朝命蒞吳水利於茲三年凡政
之可以利民而行遠者公悉心為之固憚勞瘁而州縣

亦奉令惟謹莫之敢後公嘗謂橋梁者水利之首務惟
長洲官瀆朱涇二橋在郡東北舊隸於縣實當要衝歲
久傾壞以為此而弗修則行者病而水道壅非所以為
政也乃出在公之銀以為之倡而縣民馬璘曹源等復
樂助焉公命縣丞竇君肩專董斯役撤其舊而一新之
經始於弘治庚申秋八月至辛酉春二月而工告完官
瀆舊修十有五尋崇三尋有四尺廣減崇之二朱涇舊
修八尋有四尺崇不及二尋廣減崇過半今視舊咸崇

三尺廣倍之而洞其下者亦然事雖董於所司趨於小民而所以規畫之者大抵皆出乎公是故成之之易而其堅厚雄偉則又可以久遠而非利於一時者也穆嘗稽之郡志橋梁之盛唐稱三百有五十以今視之其數豈不止是但舊之司水利者皆州縣之佐官無專員其任弗隆往往墜廢自如而水旱迭患邇年以來蒞以廷臣由是其事始重而況忠勤諒直如公者哉是舉也官不知費民不告勞而徒者舟者莫不感嘆謂公之愛民

如此而水道之通誠有藉焉公之惠不其博哉竇君俾
穆為記將刻諸石示不忘公之功穆吳人也蓋嘗受公
之知而目覩其事故敢執筆而記之公名潮字曰會由
甲科進士典內翰而至今官政事文學與其兄大宗伯
體齋先生齊名於時

吳郡溪瀆三橋記

陳霽

吳郡橫山之麓震澤之瀆所流溉壤以通舟楫陸途四
達故多橋其東屬吳江為越來溪春秋時越伐吳兵從

之入故名南距澤水二百里為越地茲實吳之故陞也
橋曰溪橋溪之支流為筆港修直如筆取象類也橋曰
饒稼其南屬吳為管瀆因以名橋襟山帶澤厥維要區
水中鉅石危欹業業欲崩徙者却顧脅息趨而過舟行
者望而憂之經其下驚悸凜汗回視皆相賀或不憚迂
路遠出之蓋三橋之弗葺先後數年矣尚書工部都水
郎中新喻傅公奉璽書督水利於三吳興廢疏滯鉅細

單舉既二年行郡經澤中臨視茲土集耆老問狀曰是葺之晚其加崇乎然毋勞爾民下屬邑理其後發帑鳩工伐石聚材民爭趨之隄塹借作工用次舉繕危以安代木以石拓舊規新高廣有加焉靡公私錢十有八萬後夫千人始作於弘治辛酉春三月成於其冬之十月綜其事者吳令鄺君璠判簿喻君秉吳江令劉君澤邑丞于君旺竣事諸吏民謀曰公惠民深矣茲一役也功倍而利博廢而克完亟而弗勞不有述也其奚考引公

德以詔於後廼相與來請為列其事以書於石

吳邑重建永安諸橋記

浦應祥

吳為蘇之首邑而蘇實古都會覽周職方延連三江浸
匯五湖其波流衝射為濠為塹為溪為瀆為津港為陂
塘者難以數計苟可以通舟楫處必資橋梁以利涉焉
故橋之為數考之地志城內官橋凡三百九十自其郭
外言之則所謂徒杠輿梁者奚翅數倍也承平百年來
多所傾圯行者病涉間有好義者欲修葺而作新之視

上之人無有以勸相而倡率之遂至於廢墜而不舉良可惜也弘治己未工部郎中新喻傅公奉勅總督江南水利來蘇治水之餘令曰橋梁道路利於民者不細乃檄有司出公帑為倡而民之好施樂助者聽一時要津孔道窮陬僻隅朱欄碧甃罔不聿新誠盛舉也茲者自胥門之西二十里許至木瀆為橋者三曰永安永濟永福自木瀆之東南不數里許有塘曰福興為橋者四咸隸是邑公爰治邑令鄭侯璠勸農薄喻君秉躬董其役

卑者崇之狹者廣之傾者完圯者固上可以通車輿下
可以通巨艦信久遠之良圖而非直目前之美觀也其
所以利於民者誠溥且博矣公蒞政三載將復明天子
命鄉之民被公之利澤者胥謂予曰公之德政施於他
方者咸有名筆以記公之盛今公去為明天子留而不
復至也則公之休美施及吾鄉者歲月流邁能不有所
遺亡乎吾輩敢礪堅珉請執事文於上庸以樹於通
衢以昭示於來者執事無靳焉予是其請遂不辭而書

之橋凡有七其徒庸材用高廣尋丈與夫施財玉作之
里民姓氏當別敘於碑陰故於此而畧

歸普二涇通水建橋記

楊循吉

蘇之郭惟西為盛而吳實司之有水焉來自太湖引大
濠而別注者南曰歸涇北流三里至途而止北曰普安
涇南流亦三里至田而止中隔小溪涉不及膝村氓以
資澣濯灌溉莫之能貫焉弘治辛酉胥門浮橋興邑令
任邱鄺侯相水至斯嘆曰噫是固有別津而人不知也

決途鑿田其克有濟乎於時巡按侍御長沙袁公方祇奉命孜孜治道郡侯汝寧曹公盡力民事尤敦惠愛侯具以請皆慨然許可侯乃集地之耆年而敏事者語以故咸曰茲川湮塞且數百年今故形具在龐眉之老思復其舊而不可得大夫有意吾儕其何幸則又諭田者俾售之果以地獻涓日斲土底民子來不旬月功告成凡用役一千開地四十丈而南壅之決於一日者不與焉沿流而行又隨在疏剔其遇地之侵官而屋其上者

必斥無貸豪強共命惟恐後伐樹祛蘊洞為流波一望
洋洋靡有阻遏於是鼓楫而過者無虛晷臨流而宇者
競厥居黎庶相慶胥來聚觀若天造地設理固有定而
適成乎今也方役之始侯欲廣渠容巨艦慮匪卑梁可
納乃作十橋跨其上在北者首普安領其五曰昌祿壽
安永福積善富民在南者首歸涇領其三曰通惠彰盛
豐利七之用石三之用木率取隆顯壯於里厓朱闌綠
波照映遠近級以備雨徒者便之然後鄉人以為舟之

出是有二美焉胥不能沮闇不能險是民志也乃謀伐石書偉功謂愚居與水適宜不得辭愚惟物鬱則思通然必遭而後濟功成則不朽然必協而後克觀之斯渠昔否今亨脉於大川其不有遭乎上下一心以建厥勛其不謂協乎雖然由是以求執政之賢不可以不志

闕

持法而憲體振惟郡侯公以廉

闕

惟令侯承之以勤能潔脩而邑

闕

安

堵樂業熙熙乎無所不遂也

闕

一時餘事

流澤布麻而亦垂之

闕

而荷通物之任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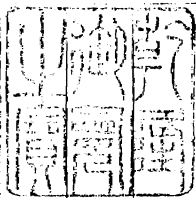
建功之機既

闕

哉是以敢筆其詳以示於

後世

闕



吳中金石新編卷四